



黄河文化丛书

主编 李 杜 关海山

杨柏深秋的

乡野

刘劲松
著

Yangbai Shenqiude
Xiangye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刘劲松，女，一九七五年生，晋城市阳城县人。曾任企业内刊编辑多年，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喜欢阅读、行走、思考，认为思想只有随时保持流动才不会腐朽，一切际遇于我都是好的。曾在《山西日报》、《山西党校报》、《山西青年》、《太行文学》、《吕梁文学》、《太行日报》、《忻州日报》、《灵泉》等报刊发表文章若干。

E—mail: jingsong1975@sina.com

Blog: <http://blog.sina.com.cn/qiezouqieyin>

目 录

灵性与悟性的天然融合（代序）	关海山
----------------------	-----

春风悟雨

白杨树的生存之道	3
落叶的智慧	5
烟花是暗夜的眼	8
繁花圣典	10
清莲	12
踏歌而行	14
我的森林	16
渴望孤独	18

头脑的影子

寒塘	23
山之恋	25
幽居岁月	27
即将消逝的山庄	31
故园对春风的呢喃	34
推开那扇门	38

在诗歌的船上打捞生活	41
似水流年	43
哥们	45
猎手	48

行走的时光

杨柏大峡谷	55
杨柏深秋的乡野	63
圣王坪	66
横空出世的河	70
孤圪朵	73
老岭	76
磨滩漫步	79
仙界	90
穿越大峡谷	96
火车上	99

爱的源泉

两千年的深秋	105
怜	109
雏鸟	117
纯洁的心	121
生命的馈赠	124
我只要你爱我	127
东屋姥姥	129

读书随笔

安娜走了，生活仍在继续·····	135
苔丝和我的对话·····	138
有爱有天堂·····	141
苏东坡的爱情库存·····	143
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传奇·····	146
游侠与落洞女子·····	149
一个也不能少·····	152
诗人的吟诵·····	156
与自己的心灵微语·····	160

灵性与悟性的天然融合（代序）

——刘劲松散文印象

关海山

与劲松相识，缘于一次偶然的机遇。清丽的容貌，羞怯的谈吐，仁厚的天性，给人一种柔情且脱俗的感觉。开始并不认为她是一个倾心文字的人，因为在我根深蒂固的观念里，娇美俊秀的女人，拥有扮靓生活与享受生活的天生优势，却是耐不得文学的寂寞，更吃不得写作的艰辛的。

不料一天，竟从我的电子信箱里发现几篇劲松写的散文，留言也如她一贯的行事风格，简约而朴实，只说想让我“闲时看看”。闲时看看？终于有一天，我在忙完了手边的事情后，抱着“走马观花”的心态，随意读起劲松的散文来。

没想到，这一读，却令我深陷其中。

于是，我又打电话向劲松要来她更多的散文，系统而专注地研读起来。

劲松写作的起点是很高的。她的散文以游记和情感类为主，都是从其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文字，看得出来，她写得很轻松，不是那种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文人。因为有了条条框框的限制，劲松的散文写起来行如流水，避免了语句与起承转合之间的疙疙瘩瘩，文本结构则跳跃灵巧、连接自如，具有目前散文界所提倡的大散文的基本要素。许多女人写起散文来总脱不了“小女人”腔调，要么自怨自艾婆婆妈妈，要么见花落

也流泪听雁叫也伤心，要么猫亲狗疼孩子老公姨舅姑婶，要么拿腔捏调文章中夹几句外文蹦出几个网络用语便自以为很酷很小资，其实很苍白很肉麻；劲松的散文则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在审美上有一个不愠不火的尺度，她的散文写作保持着相对稳定而成熟的精神追求，并对自己的精神领域不断地进行开拓，使之在题材、结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

相对于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的创作，散文尤其注重对语言的锤炼。劲松散文的语言平和、散淡，字里行间却又蕴藏着一股勾人魂魄的魅力，往往三言两语便描绘出一个传神的形象来。比如写桃树：“它姿态优美，像跳《雀之灵》的那位曼妙的舞蹈艺术家，伸出柔柔的臂来，用灵活的手指那么一搓一张，便变幻出满树的绿意盎然来。”（《磨滩漫步》）写自己小时候对父亲的惧怕：“因为父亲的严厉，成年之前我一直认为父亲是不爱我的。小时候远远地看到父亲在街对面走过来，我便躲进小胡同里，看他走远了才出来；回到家，先把门帘掀开一条缝，发现父亲在家里坐着，我便坐到门外的小板凳上打瞌睡，直到父亲出门时发现了，才把我拎进家去。”（《雏鸟》）这样一个精灵古怪的小女孩，却也有调皮的时候：“每次我回到姥姥的四合院里，东屋姥姥都会骂我几句，然后笑眯眯地听伶牙俐齿的我跑到摇摇晃晃的木楼上放肆地回骂。”（《东屋姥姥》）就是如此脏兮兮的一个老太太，却在作者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东屋姥姥是有名字的，她叫小兰，很好听的名字。我在她走了以后开始理解她，并喜欢她。”（《东屋姥姥》）文章的结尾有千万种，以这种平静、简朴的叙述来结尾，无疑给读者一种震撼，令人的心灵深处若隐若现莫名其妙地躁动。

思想是文学创作的灵魂。文学批评家何向阳曾说过：“我们的文学也许技巧越来越熟练，但是我们却没有了文学的疼痛。”没有了思想的作品，拉拉杂杂，最终只能是浪费别人的时间、制造一大堆文字垃圾。而劲松为文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对文学天生的敏感和悟性，她随手俯拾身边诸事，却总能使其刺痛我们的某根神经，给我们一种新鲜的阅读体验。比如写到莲花，既有周敦颐的《爱莲说》在先，你还能怎样出其右呢？劲松却独辟蹊径，从现实出发，“在接天莲叶里盛开的莲，出污泥也难免有染。”“这世上本无完美，我们何苦把自己对完美的奢望强加到一朵花上？只要精神是纯洁的，何必在意不拘小节？”（《清莲》）去山上游玩，当问到山民“山上有什么”时，劲松感慨：“你永远别指望在这些山里人的口中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他们的回答永远是一致的：‘山上什么也没有。’山上怎么会什么也没有呢？大山永远是丰富的。对于猎人来说，山上有的是野兔和山猪；对于石匠来说，山上有的是成片的石材；对于孩子来说，山上有的是游戏的乐园；而对于我这个过客来说，山上有的是无尽的联想和看一遍有一遍的收获。”（《磨滩漫步》）就连不讨人喜欢的“东屋姥姥”，劲松也能透过其日常的所作所为，直逼其内心深处潜藏着的辛酸：“东屋姥姥这辈子永远不讨人喜欢，那是因为她从来不会说一句讨人喜欢的话，她在撩逗别人中表达她的喜爱，在别人对她的极度厌恶中收获她的快乐。没有人懂得她的爱与恨，人们总是习惯了用厌恶的眼光去看她，只有我的东屋姥爷会在暮色中把羊归拢到圈里以后，给他的婆娘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酸枣或是红算盘，这个时候的东屋姥姥是最温柔的。”（《东屋姥姥》）

无情未必真豪杰。作为红尘中的女性，劲松的七情六欲自然也是丰富的，只是她能够跳出情感之外，用智者的思维去观

察情感、阐释情感，故此，她笔下的情感，便比别人多了份理智、多了份从容：“孩子不仅在精神上给予了我们慰藉，更在成长的过程中给我们以启迪。孩子纯洁的心灵是净化尘世的细雨，在感动和震撼中，我们坚硬的心才逐渐变得温暖潮湿。”（《纯洁的心》）就连一句礼貌用语，劲松也能从中生发出感慨：“‘谢谢’是一种感恩的态度，对一切都抱有感恩的态度，这样的人生会是怎样地温暖！”（《神农溪上踏歌声》）而在另一篇散文里，劲松举重若轻地把笔触伸向人类的终极命题：“那两条弯弯曲曲的铁轨如同我们行进的方向，而看不清的尽头就代表了我们未知的余生。我们被感情及名利的铁皮包裹着，时不时需要打开窗户透透气。火车上素不相识的人们正是我们浓缩人生中的同事和亲朋，大家天南海北地神聊，帮忙打发掉一段难挨的时光，最后挥手告别，各自消散在漆黑的夜幕中。”（《火车上》）这样的叙述是多么地沉着而残酷呀！劲松正是在这令人难以接受的不动声色里，向我们剖开了人生的另一面——就如张爱玲所看到的世态：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综观劲松的散文，处处凸显着灵性，处处渗透着其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激。劲松是善良的，劲松更是聪明的，她知道怎样从大自然中去陶冶情操，知道怎样从忙忙碌碌的烦琐中去累积经验。她的散文不晦涩，不刻意，不居高临下，不絮絮叨叨，不让人手心出汗，也不让人脚底冰凉；她的散文一如她的人，平实中有哲理，冷峻中藏高贵，节制中蕴大气，所谓大音稀声、大道无形——这样的散文，耐读。

（作者为著名作家，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

春
风
悟
雨

白杨树的生存之道

每次路过那片深秋的杨树林，我都会心生欢喜。

这秋之盛景一次次与我擦肩而过。路边两排笔直的白杨树像列兵忠诚地肃立着，不经意间向人们展示着它玉树临风的气质和笑傲江湖的豪气。有时候我觉得这片迷人的风景即将到头了，拐过一道弯，前方却又是一片耀眼的金黄。

偶尔有一次我经不住诱惑，踩着满地的落叶走进杨树林，走进这场奢华的精神盛宴里伫足观望。阳光轻柔地掠过白杨树的发梢，在眼前闪烁着水晶的清澈。一阵秋风吹过，地上涌动起成千上万只活泼泼的蝴蝶，树上落英纷纷，像是上演着一场华美的秋之恋曲。有几片落叶顽皮地跃动于我的肩膀，隐藏于我的发梢，我慵懒地靠着白杨树，沉醉于这秋的晚唱了。

爱上白杨树，是刹那间的感觉。

爱它傲然的风骨。你看它挺直了腰杆，伸展着双臂，直耸云天，托起了满树的繁华，也托起了铮铮的风骨，且终其一生不知疲倦。

爱它的柔情似水。那一片片金黄的叶子在它的怀里坐着，身边躺着，心里疼着，它们在情与爱的世界里纠缠着，即使落叶化为了泥土也要渗入树的骨髓，谁也别想把它们分开。

在田间、在地头、在大街、在小巷、在村落、在山脚、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itongbook.com

屋后、在庭院，到处可见这亭亭的白杨树。

在破败的鸡舍前，我指着一棵青绿的白杨问同行的老乡：“这白杨树的木材有什么用途？”

“没啥用途，软绵绵的不堪大器。”老乡回答。

忽然觉得这白杨树很有智慧，莫非得到了庄子笔下那棵神树“因为无用所以才得以保全”的真传？因为材质不堪大用，所以白杨树的卖价极其便宜，一棵三米高的小白杨价格不过一块钱，宜于推广。因为材质不堪大用，它才躲过了无数贪婪的目光得到了生存壮大的难得机遇……

白杨树能够做到枝叶扶疏，遍地生长，处处成林，一步一景，仅仅靠这材质的无用性还远远不够！它还具备超乎寻常的顽强生命力。简单的一个土坑就可以埋下葱郁的希望，不需要浇灌，不需要呵护，靠着阳光与雨水，它便会抓牢泥土冒腾腾地生长起来，与它的同伴根连着根，手牵着手，优雅地走过四季的风景……所以白杨树又被称为速生杨广泛推广。

因为白杨树的材质不堪大用，它就真的一无是处了吗？

显然不是。众所周知，白杨树可起到防风固沙、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源、净化空气、调解气候、改善环境的作用，而且可以抵御-37.7℃低温，能够抵抗十级风暴……采伐后可制造各种人造板，普遍用于建筑、装修、包装等行业。

你能随处见到粗壮的松柏吗？也许它们只有胳膊粗的时候就已经被人惦记上了。越是珍贵的林木越是濒临灭绝，可是白杨树却因为自己材质的不堪大用，注定了它的经济价值低廉，不足以使那些偷伐分子动心，所以白杨树才可以安然地生长于天地间，茂盛于你我的精神世界里。

才不可露尽。掩其锋芒，抱朴守拙，白杨树这自我保全的智慧其实早就在人类哲学的世界里闪耀着冷静的光芒了。

落叶的智慧

初冬的早晨，冷风阵阵。

我独自伫立在窗前，看着外面那片小树林。青灰的天空下，树木耸立着瘦骨嶙峋的身躯，干枯细黑的手臂向上伸展着，似乎在向天空乞要着光明和温暖。目光落下去，树林下是片片已被泥土浸湿甚至腐烂的落叶。这些叶子是从母体上自然脱落，还是被母亲无情地舍弃？回想每年一度的落英纷纷，既壮观又使人无限伤感。

落叶这种自然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昨晚看了一本书，鼓励人们在遭遇不幸的时候，应该冷静下来看清本质。如果说落叶是结局本身的话，那么落叶现象的本质又在哪里呢？

如此一来，恍然大悟，忽然觉得大自然既残酷又神奇。

每年秋天，当整体温度降低，树木本身的热量不能够保证自己存活时，它们就会果断地做出取舍，即丢掉布满枝头的树叶。这些飘逸舒展的叶子，在平常虽然可以给人带来欣欣然的希望和美好的视觉印象，但如果遭遇到生存危机，终究逃脱不了被抛弃的命运。

抛弃是为了什么？自然是为了在保证自身生存的前提下更好地得到。当寒冬降临，树木们脚下的土地已经被寒流冻结，

他们扬着光光的树冠，任冷风在中间嬉戏，任冰雪在身上住宿，他们只是把血脉紧紧地缩成一团儿，统一计划、统一支配着脚下泥土中极其有限的热量和能量。

想起毛主席写的《卜算子·咏梅》这首诗：“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梅在树的世界中，当算一个奇迹，但在梅花争寒斗艳时，细心的你可能早就发现了，没有一片绿叶与她争夺养分与热量，她绽放在孤独当中。也并非是梅孤芳自赏，而是树木在寒流当中实在提供不出更多的热量给绿叶了。

落叶，这个被不幸舍弃的族群，却从来不曾抱怨，依依离了枝头，便缓缓落入树下。它们始终与树木生死相依，即使失去生命，也要化作一片泥土来呵护母体，用自己的身躯为树干争取来一丝丝的热量与温度。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样的道理落叶似乎比人类更明白。

正是这看起来残酷的抛弃，却使得树木的生命在寒冷的冬季得以保全，待到来年开春时，树木便迫不及待地吐出绿蕾，不期然世界已是绿意满怀了。落叶在舍弃的命运中得到了永生。

联想到大象群。以群体为生的大象一但老了，便会自动离开群体，到传说中那个荒凉壮观的象冢去等待死亡。这种不拖累群体的自我舍弃，与落叶是何等的相似！

联想到狼。贪婪的狼一但被猎人的铁夹子夹住，为了生存，它不惜用自己的嘴来咬断被夹的部位，血淋淋地拖着受伤的身体逃走。这种触目惊心的舍弃，却保全了只有一次的生命。

道是无情却有情。动植物界的生灵们用自然选择的生存法

则告诉我们，舍弃是种智慧，它不是毫无目的的牺牲，而是为了自身生命的延续。

在生活中，我们也时常会面临这样那样的抉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丝都不舍得放弃自己眼前利益的人，面对的只能是永久的失落与感伤。

烟花是暗夜的眼

愈是美丽的便愈短暂，有如火花，绚丽过后便成了冰冷的尘埃。可是，为着能够长久冰冷寂寞地活着，便放弃了生命中刹那间的绚烂，何曾不是一种悲壮？

每年的正月十五，是年味最浓的时候，尤其是晚间，缤纷的彩灯将夜的城市妆点得奢华如梦。游走在长街，顾盼于花灯之间，偶尔于某朵亭亭玉立的莲花灯后面探出一个美丽的笑容，便很有些“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味道了。而烟花，如同深藏了一年的美妙梦幻，在人们静静的行走或安坐中惊艳地出现。

再见烟花时，我正穿行在傍晚的一片墨绿的松林间，踩在被暗红松针铺就的厚厚小径上，伴随着清脆悠长的哨音，漆黑的天边被烟花燃烧得通红，然后便是一大片炽白的光华，紧接着异彩纷呈的各色烟花接连绽放……火树银花是烟花灵魂的游走，色彩与光束的完美结合使得夜的上空繁华似锦。心在那一个个完美的瞬间醉了。

烟花所以绚丽，很大程度取决于夜，烟花原本是暗夜的眼睛。如果生命中全是炽白的亮色，再美丽的烟花也显示不出价值，正是因为命运赋予了我们挫折、失败、绝望、难过……等黑色的背景，才使得我们看到了命运中绚丽无比的烟花。

问自己，生命中可曾有过这一刹那的灿烂？长长的半生走来，是灰暗的还是绚丽的？忽然间释然了，甚至对于这个世界，心中充盈了感激！如果不是在理想与现实的两岸间久久失落地寻找，如果没有失落过后长长冷静地思考，我也许不会在满目苍凉的瓦砾中为发现某一片形状奇异的碎片而惊喜，更不会在巨大的痛苦中渐渐地淡定，我的眼中全是美妙，只缘于曾经的灰暗。

感谢命运赋予我们黑色的人生背景，才使得我们能够欣赏到如此美妙的烟花！珍惜，便是你我生命中灿烂无比的烟花啊！如此一想，我顿时变成了夜幕中一朵美丽的烟花，在尽情地绽放着自己愉快的心迹了……